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九

讀學兼侍讀學士奏提舉臺高崇福官在國河內郡開國侯邑二千戶食實封百戶紫

金匱要略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五十五

起玄默執徐十月盡柔兆
泥灘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
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
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
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
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
士爲重朝廷爲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

一失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今此鎮獨無恐更不諭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弃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爲魏博節度使忠順未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庚戌更名皇子寬曰惲察曰棕寰曰忻寮曰悟審曰恪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

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官官以爲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

之相顧失色歎曰徭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所部州縣宣布朝命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爲之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閒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宣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田興旣葬田季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爲右監門衛將軍 李絳

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
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四年
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
二十餘萬絳邊防賴之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
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
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
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
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
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
誠如卿言 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
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

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也今則鮮衣
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
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
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却莫
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
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
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旣而
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官者所沮而止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爲相州刺史融
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
退而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

之時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國務庚午以言
義爲勃海王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上前禮部尚書
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辛未德輿罷
守本官 辛卯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 司空同
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
與樞密使梁守謙同宗能爲人屬請頔使其子太常丞
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
誘其奴支解之弃溷中事覺頔帥其子殿中少監季友
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退負南牆而立遣人
上表閤門以無印引不受日暮方歸明日復至丁酉頔
左授恩王傅仍絕朝謁敏流雷州季友等皆貶官僮奴

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爲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詰此僧非釋之也有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三月丙辰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 甲子徵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夏六月大水上以爲陰盈之象辛丑出宮人二百車 秋七月辛酉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脩受降城兼理河防時受降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徙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瑄以爲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積口據

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
柰何捨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況天德故
城僻處确瘠去河絕遠烽候警急不相應接虜易虐矣
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及城使周懷義奏
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
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
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
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
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
有一弓自餘稱是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
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乙巳廢天威軍

以其衆隸神策軍

丁未冬涿州賊張伯靖請降九月

辛亥以伯靖爲歸州司馬委荆南軍前驅使

初吐蕃

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
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伋貪先厚賂之然
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冬
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自柳谷西擊吐蕃壬寅振武天
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鶻鵜泉邊軍戒嚴 振武節度
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澈綬之子也以刻覈得幸
於進賢進賢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
備回鶻所給衣裝多虛估至鳴沙遵憲屋廬而士卒暴
露衆發怒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卷甲而還庚寅夜焚

門攻進賢進賢踰城走軍士屠其家并殺嚴澈進賢奔
靜邊軍羣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爲皇后上以妃門
宗彊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竟不
許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寬奏亂兵已定請給將士衣
上怒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爲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
千赴鎮仍命河東節度使王鐸以兵二千納之聽以便
宜從事駱朝寬歸罪於其將蘇若方而殺之發鄭滑
魏博卒鑿黎陽古河十四里以紓滑州水患上問宰
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
惡者莫若人臣爲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
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

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鏐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乙亥煦入單于都護府誅亂者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貶李進賢爲通州刺史甲午駱朝寬坐縱亂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爲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爲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李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於靈鹽之境開元中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

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夏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經略軍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先是回鶻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爲回鶻凶彊不可無備淮西窮蹙是事要經略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塹蓄甲兵邊備旣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旣未降公主而虛弱西城磧路無備更脩天德以疑虜心萬一北邊有警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矣儻虞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五千則

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
上不聽 乙丑桂王綸薨 六月壬寅以河中節度使
張弘靖爲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弘靖延賞之子也 翰
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
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勲臣之家
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諸家
多不願惟杜佑孫司議郎綜不辭秋七月戊辰以綜爲
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
生也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
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
嘗以絲髮閒指爲貴驕始至則與綜謀曰上所賜奴婢

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帑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
門落然不聞人聲 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
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驟時抄掠壽州茶山以
實其軍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
上自平蜀即欲取淮西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
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壽州以經營之會朝廷方討王
承宗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附吉甫以
爲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弘正歸順
則河陽爲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辛酉以河陽節
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理汝
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